

左傳輯釋

伊¹²

209

17

9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伊門
號 209
卷 17

左傳輯釋卷二十一

日南安井衡著

昭公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爲郟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加弒者責止不舍藥物己卯地震無傳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無傳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縣今屬南

鄉郡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

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郟皆欲以自

完守楚子之在蔡也蓋爲大夫時往聘蔡正義楚子十一

年為蔡公十三年而即位若在蔡生子唯一二歲耳未堪立師傅也至今七年未得云建可室矣故疑為大夫 鄆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鄆陽蔡時聘蔡也 鄆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鄆陽蔡 邑釋文鄆古闕反 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伍奢伍舉之子 伍負之父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至為下拜夫人起 鄆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邾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蟲邾邑不書圍取不以告 乃盡歸鄆俘夏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止

獨進藥不由醫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弑君之名 邾人鄆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終宋公伐邾事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城父今襄城城父縣 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為明年譖大子張本改以為夫人遣謝秦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鄆紀鄆莒邑也東海贛榆

縣東北有紀城阮元云說文鄆紀邑也蓋莒伐而取之因名紀鄆也使孫書

伐之孫書陳無宇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

殺其夫己為嫠婦寡婦為嫠衡案石經宋本小字本岳本如此己身也

身為嫠婦謂不再嫁己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

而去之因紡纁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

者欲以報讎釋文纁力吳反麻縷也衡案孟子離婁篇妻辟纁趙岐注練其麻曰纁說

文纁布縷也縷必練之義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

兩通纁連二字當連讀正義當是繫繩城上而投其所垂於外婦人則隨之出劉炫云唯投

城外隨之而出繩城外婦人不出衡案若婦人自縊而下或獻諸

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緣繩登城登者六十人

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

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是歲也鄭

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駟偃也弱

幼少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正義案世本子

游子瑕並公孫夏之子杜云叔父未詳馬宗璉云

下文且以為不順杜注舍子立叔是杜從世本以

瑕為絲之叔此注云子瑕子游叔父乃杜之誤也

衡案杜下注云舍子立叔則此不當以子瑕為子

游叔父蓋杜本作絲叔父轉寫者涉子產憎其為

人也憎子瑕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叔不順禮也弗

許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為違衆故中立駟氏

聳聳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
 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
 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
 不天不獲天福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大死曰
 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陸榮云國語無
 夭昏札瘥之憂
韋注曰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又君子失心
 鮮不夭昏注云昏狂荒之疾也此云大死小疫似
 未有據且傳言寡君之二三臣則不得為未名矣
 後年晏子論祝史亦曰天昏孤疾則韋說為是王
 念孫云昏之言潛沒也臯陶謨下民昏墊鄭注曰
 昏沒也衡案夭與札瘥皆屬病故昏訓狂荒不倫
 且告他國之君以狂惑非所以敬大臣王從鄭訓沒是也今又喪我先大夫偃
 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

長親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陸榮云私族於
 族倒字以成文耳如云室於怒市於色又云魯故
 之以衡案私族於謀倒裝句法即謀於私族也下
 文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
 是君與大夫皆不與知此事也故云謀於私族
 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言
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知衡案抑與意通於無諺
 形之處用心思慮也
 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
 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
 知之平丘之會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
 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
 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

舍之遣人報晉使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
 敗十三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戌莊王曾孫
 葉公諸梁父也昔吳滅州來在十三年子旗請伐
 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
 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
 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
 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
 轉轉遷徙也衡案性生通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傳言平
 王所以不能霸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時
 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滎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

入潁國人請為禱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
 也覲見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
 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
 子產之知正義乃止也言其不復祭衡案乃止也亦子產之語止猶足也言如此乃足不復煩禳之也若是記者之言必不言也今云乃止也故知其為子產之語也令尹子瑕
 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弟五年靈王執以歸釋文
蹶九衛反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
 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而作
 色於市人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言楚子能用
 善言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無傳

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鄭曹邑正義賈逵云前此以鄭叛也叛便從

鄭而出叛不告故不書炫謂玉帛之使謂國家所有交好皆告之非奔者之身嘗聘也衡案經云自鄭明

先此以鄭叛賈說是也孔疏以嘗有玉帛之使為奔者之身所嘗聘非注意也秋盜殺衛侯

之兄繫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與君爭而出皆書

名惡之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無傳未同盟而赴

以名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歲朔旦冬至

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

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

南至日以正歷也正義歷法十九年為一章章首

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章首之歲年也計僖

五年至往年合一百三十三年是為七章今年復

為章首故云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服虔云梓慎

知失閏二月冬至故獨以二月望氣則服虔以為

當時魯人置冬至於正月之內獨梓慎知二月己

丑是真冬至耳其義或當然也衡案傳書南至以

將載梓慎之言耳非以正歷也南至果是二月當

如服說然梓慎望氣之外未嘗一言及時失傳亦

不言司歷過竊疑二月是正月之譌經特舉首月

而不書南至者得失無所關例不書分至啓閉也

梓慎望氣氣氣也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

望氣衡案杜上注以二月南至為失閏所致而此

至於二月若置冬至於二月亦必自知失閏所致

而改正之必不公然班之天下也司歷既不置冬

至於二月、公何以知二月南至、而使擇慎望氣也、若謂擇慎告公以二月南至、則傳當載其言、以正司歷之過矣、而今又不然、蓋杜不詳考義理、所

在望文、下注、前後矛盾、進退無據、可謂妄矣、曰

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為宋

華向出奔、蔡侯卒、傳、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

族華氏、桓族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傳言

妖由人興、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

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

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

多矣、一過納建妻、衡案、謂寘建於城父耳、何信於讒、王執伍

奢、忿奢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

遣之、知太子寃、故遣令去、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

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正義、服虔云、城父人、

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

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也、不能

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

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

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也、逃無所入、王曰、

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材

若在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

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

弟負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負尚弟子

昏釋文君或作尹惠棟云棠風俗通作堂云堂楚邑大夫伍尚為之其後氏焉棠堂與棠古字通

見魯峻碑阮元云廣韻引風俗通堂楚邑又於棠下引左傳齊大夫棠無咎是堂與棠之別也王引

之云君作尹者是也尚為棠邑大夫則是縣尹也其當作尹明甚棠尹猶言箴尹沈尹連尹耳杜注

棠君亦當作棠尹為棠邑大夫故謂之棠尹也又案注曰棠尹奢之長子尚也則傳文本無尚字可

知蓋以傳言棠尹謂其弟負曰我將歸死又言伍尚歸故知棠尹是尚若傳已稱其名曰棠尹尚則

注當云棠尹尚奢之長子也必不更著其名曰奢之長子尚矣尚字後人所益衡案棠堂雖通當以

作棠為正凡楚稱尹者皆官名而官於朝如箴尹掌諫工尹掌工是也未有以配地名者蓋君猶公

封於棠者謂之棠公封於白者謂之白公君降於公故謂棠邑大夫為棠君耳詳玩杜注傳當無尚

字王說得之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自以知不

及負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

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錢大昕云五帝紀堯二女不敢以貴

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正義云親戚謂父瞽瞍後母弟象妹穎首等也棠古人稱父母為親戚大戴

記曾子疾病篇親戚既訖雖欲孝誰為孝孟子盡心篇人莫大焉親戚君臣上下楚世家楚人皆憐

之如悲親戚猶言如喪考妣也孟嘗君列傳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亦謂其父母也正義兼弟妹言

之非史公之旨衡案親稱父母戚稱母因汎稱父母之黨為親戚後汎稱為主而父母之義遂沒矣予

嘗注管子亦闡明此義今不贅焉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

仁者貴成功衡案度功所成而行之其澤及物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擇任

而往知也負任報讎知死不辟勇也尚為勇父不可棄俱去為棄父名不可廢俱死為廢名爾其勉

之相從為愈，愈差也。正義病差謂之愈，言其勝共死也。伍尚歸奢

聞負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將有吳憂，不得

早食，楚人皆殺之。負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

于吳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

從也。」光與公子闔閭也，反復也。負曰：「彼將有他志，

光欲弑僚，不利負用事，故破其議而負亦知之。余

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

求入於光，退居邊鄙。王念孫云：古謂野為鄙，鄙以待之，謂退處於野以待之也。

故下文又言耕於鄙，呂氏春秋昏時篇，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並作耕於野。乃見鱄設

諸焉，鱄諸勇士，而耕於鄙，為二十七年吳弑僚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

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元公殺己，欲先作亂。華亥偽

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

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

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

焉，弗許，遂劫之。劫公，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

子地，以為質。欒，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正義定十年經

書宋公之弟辰，當景公之世，辰及地，不得為元公弟也。世族譜辰地，皆云元公子，此諸本皆云元公

弟，當時轉寫誤耳。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

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為此冬華向出奔傳。

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

為衛司寇，狎輕也。釋文：狎，戶甲反。陸祭云：襄六年傳，少相狎，注：狎，親習也。衡案：下

文奪之。司寇與鄆，非親習者所為。蓋小人親習，必不相敬，親而不敬，其究必至侮之。狎，義近侮，故杜引伸訓輕，其說未可遽非焉。

奪之司寇與鄆，鄆，豹邑。有役則反

之，無則取之。縶，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

行。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喜，貞子。公子朝

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

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

魯於公孟，薦達也。為驂乘焉。為公孟驂乘，將作亂

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

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

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衡案：謂稱其美而薦之。雖

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

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乎？吾

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正義：杜意終不泄子言，是終事子，即

謂殺公孟之言。衡案：齊豹稱己美而薦之，今臨難死之，使其言不差，是終竟事齊豹也。而歸

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

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

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之家，使祝鼂寘

戈於車薪以當門，要其前也。使一乘從公孟以出。

亦如前車、寘戈於薪、尋其後、使華齊御公子孟、宗魯

駮乘及閔中、閔曲門中、正義計華齊是公孟之臣、自為公孟之御、非齊氏所當使、必不得有使字、學者以上文有使祝鼈、使一乘、下使華寅乘貳車、使華寅執蓋、以此妄加使字、今定本亦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

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南楚駮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車、及公

宮、鴻駮駮乘于公、鴻駮駮復就公乘、一車四人、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子馬路之衢、遂從、從

公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也、以蓋當侍

從空闕之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

郭門、不欲令追者出、踰而從公、踰郭出、公如死鳥、死鳥衛地、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

黑背孫、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之孫、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

事焉、將事行聘事、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竇曰、

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已使比、衛臣下、臣不敢貳、貳違命也、主人曰、君若惠顧、先

君之好、昭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

聘當在宗廟也，乃止。止不行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青相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為相見之禮。為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衛侯以為乘馬，喜其敬己，故貴其物。賓將振，振行夜，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親有，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

釋文一本作終夕與於燎，惠棟云古本作與燎，杜子春注周禮可據也。阮元云子春注見夏官掌古，衡案執鐸者有事將以令其眾也，置燭於庭以警夜，謂之燎，據釋文陸本亦無於字，無者為長齊。

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人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鮐出奔晉，皆齊氏黨。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故。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滅齊氏故。賜析朱鉏諡曰成子，霄從公故。岳云宵夜也，其字當作宵，則注與傳上文合，今諸本於注皆作霄，誤。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衛案，足利本如此，注皆死而賜諡，本或死上行未字，終言之，本或終下行而字，段玉裁云杜云終言之，則其上文

為死而賜諡無可疑者或添未字則不得云終言之矣

衛侯告寧于齊且言

子石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

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喜青敬衛侯苑何忌辭曰與

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若有罪

亦當并受其罰阮元云廣韻二十阮苑字注云左傳齊大夫苑何忌賈氏羣經音辨

云苑姓也於阮反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尚書康誥正義此非康誥之全況在羣臣臣敢貪

君賜以干先王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聞宗

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王引之云家語序曰語云牢曰

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為誰多妄為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是琴張名牢乃王肅之臆說偽託於家語者杜氏不察而用之疏矣此及孟子盡心篇作琴張莊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子罕篇牢曰鄭注以牢為子琴蓋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罕之文然亦不以為琴張牢與琴張不得合而為一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亦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家語未出以前不得有琴張名牢之說衡案正義載賈鄭以琴張為顓孫師服虔駁之是也要之牢只一見琴張再見他無所見則其為一人與二人今不可得而考莊子子琴張疑即琴張上加子字則琴是姓張是名論語牢曰據文必是名恐不得為莊子所云子牢今之可言此者止
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衡案齊豹假宗魯名勸之公孟必言其賢而其盜躬事孟縶知人將殺之而不敢以告是與其謀也故云孟縶之賊宗魯所為乃非義之義而琴張

義之故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

姦也。不受亂，許豹行事，是受亂也。不為利疚於回，

疾病，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不以回

待人，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中井積德云：繫之不

正，是以回不益不義，以周事豹，是益不義。衡案：杜

待人也。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繫，是非

禮。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子、公孫喜樂舍、舍樂

喜孫、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皆向。戊子，楚建、楚平

王之亡太子，邲甲、小邾穆公子出奔鄭。八子宋大

夫皆公黨，辟難出，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八子之

徒衆也。潁川長平縣西北有閭亭，敗子城。子城適

晉，子城為華氏所敗，別走至晉，為明年子城以晉

師至起本。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

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

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

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費遂大

司馬華氏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

長乎？恐殺太子，憂益長。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

「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詢，恥也。正義：言我子死

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

登奔吳登費遂之子黨華向者向寧欲殺太子華

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

可以為功善使少司寇輕以歸以三公子歸公也

輕華亥庶兄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

為質必免質信也送公子歸可以自明不叛之信

衡案言以三公子為見君之贊君必免子罪質贊通公子既入華輕將自門

行從公門去衡案輕送公子至公門公子入公遽

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而女也

所所居官衡案三公子告其齊侯疥遂疢疢瘧疾

釋文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痲說文

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痲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

為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痲已是瘧疾何為復言

遂瘧乎焦循云陸氏所論極明杜不訓疥者不必

訓也此傳記晏子之言而原於諸侯之賓問疾者

則但曰齊侯疾期而不瘳可矣乃必詳之曰疥曰

遂疢者明其期而所以不瘳者特此疾而巳蓋疥

瘳不已又患疢瘳二者皆小疾而久淹諸侯之賓

欲誅祝史詳此二疾本齊侯之侈耳觀田於沛樂

於過臺則其無大疾可知矣疥瘳本不易遽痊因

而又患瘳儒者謂病疥惡寒變瘳其說本迂孔穎

達謂初二日一發後遂類日熱發其說尤謬瘳以

二日一發為重類日發為輕若果二日變期而不

為類日其疾已就愈何云以小致大乎

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

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

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

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歸以辭賓欲殺

歸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
宋之盟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
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
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
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
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
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
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
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
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

陳說之無所愧也衡案違邪也下並同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

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其所以蕃社老壽者為信

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

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從縱

通下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

奪取也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

無所還忌還猶顧也不思諂讒不憚鬼神神怒民

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

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

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

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

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

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衡案言疾不可

其綱下條列其所以不可治欲使齊侯山林之木

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

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

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正義周禮司

衡之官掌巡林麓之禁鄭玄云衡平也平林麓之

大小及所生者舟是行水之器鮫是大魚之名澤

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為官名也周禮山澤之官

皆名為虞鄭玄云虞度也藪是少水之澤立官使

之候望故以虞候為名也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

望祭之因以祈望為主海之官也莊述祖云鮫當

作鮫鮫即籛字說文引澤之自籛自乃舟之誤衡

案鹿麓之假借萑蒲皆可以織席衡麓虞候祈望

皆命名有義唯舟鮫合器與魚為名不雅且鮫海

池水編籬養魚謂之鮫澤池之大也亦可編籬以

養魚澤中所養不駕舟不可得而捕故名澤官為

舟鮫耳此官以捕澤魚為職因使之守萑縣鄙之

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

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為近關所征稅在

暴奪其私物王引之云偏介二字義本相近襄二十九年

傳云逼而介是也注本作介近也迫近國都之

明矣祇因介與介字相似故介誤為介而注文

之介近也亦誤為介近也後人以介無近義而有

隔義故改近也為隔也以牽合介字不知偏與介

隔義不相近不得言偏介之關且注云迫近國都

之關、又云為近關所征稅、皆承近也、二字言之、若
 改近也、為隔也、則全注皆不可通矣、衡案、釋文、介
 音界、正義、齊於境內、更復置關、不與常禮同、以隔
 外內、故注介為隔也、陸孔及見賈服之本、而皆不
 言有異文、依今本為音疏、則杜所據之本、亦作偏
 介矣、蓋齊欲征行人、故置關於近都之地、以介隔
 內外、故稱為偏介之關耳、杜言迫近及近關、而不
 言隔者、關所以為隔、注言關、故不復言隔也、周禮
 遂人、五鄩為鄙、五鄙為縣、縣鄙之人、總稱野人、私
 謂所私賚野人入役、苟有所私賚、則征之、不復聽
 其所分疏矣、注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承嗣大夫世
 位者、衡案、布帛曰賄、強易取美與粗也、布常無藝、藝
 法制也、言布
 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
 衡案、所
 欲必遂、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
 令於鄙、詐為教令於邊鄙、衡案、詐命野人、私欲養
 使進其所有、

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
 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
 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
 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
 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
 萬曰億、萬億曰兆、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
 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十
 二月、齊侯田于沛、言疾愈行獵、沛澤名、招虞人以
 弓、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
 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

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案

此為虞人言之，言道則高矣，大矣，守之固善。然學識未至，有時而錯，自非賢人君子，未如一意守官。制之少失也。杜不知聖意所在，遂致柳宗元之駁，讀書之不可不謹如此。君子韙之，韙是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

子猶，梁丘據也。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燂炊也。宰

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君所

謂可而有否焉，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

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和羹備五味，異於大羹。酸，嘏無言，時靡有爭。酸，總也。嘏，大也。言總大

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正義樂記云：大羹不和，鄭玄云：大羹，肉湑，不調以鹽菜，醢總，嘏大。先王之濟五味，濟成也。和五聲也。以

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者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

成器陸祭云四物未詳此強解耳傳遜云四物律

有定數而獨以四物為四方之物不倫甚矣傳所

云四物樂唯用律而下有六律則此不必言律如

度量衡制器或用之未聞用之樂可謂妄矣竊謂

四物謂舞者所執武舞執干文舞執籥及鸞翬

也是五聲官商角徵羽六律黃鐘大族姑洗蕤賓夷

則無射也陽聲為律陰聲為呂此十二月氣正義

黃者中之色也鍾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為聲聲

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為律律有形有

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滋萌

萬物為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

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族助黃鍾

宣氣而芽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大族族奏也言

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

夾助大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

月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辜潔之也彼注云辜

必也位於辰在三月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

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

蕤繼也賓道也言陽始道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

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

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六月夷則則法也

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位也位於申

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

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

陰氣畢利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

月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七音周

閔種也彼注云外閉曰閔位於亥在十月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

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正義

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冷州鳩對曰律所

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

律均鍾百官軌儀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

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

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辰之位皆在北維我

姬氏出自天龜則我皇妣大姜之姪逢公之所馮

神也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為農祥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鷄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也是言周樂有七音之意也五位者歲月日辰星之位也三所者星與日辰之位是一所也歲之所在是二所也月之所在是三所也劉歆三統之術箕此五位所在武王以殷之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午發師其年歲星在鷄火之次也其日月合宿於房五度房即天駟之星日在箕七度箕於次分在析木之津也日月之會謂之辰斗柄斗前也戊午後三日得周二月辛酉朔日月合宿於箕十度在斗前一度是為辰在斗柄也星在天鼃者星於五星為水星辰星是也天鼃即玄枵次之別名於是辰星在婺女之宿其分在天鼃之宿次也鷄是張星也駟是房星也天宿以右旋為次張翼軫角亢氏房凡七宿是自鷄火至駟為七列宿有七也鷄火在午天鼃在子斗柄所建月移一次是自午至子為南北之揆七同也揆度也度量星之有七同也

武王既見天時如此因此以數比合之其數有五也聲昭明之聲亦宜有七也故以七同其數五聲之外加以變宮變徵也杜言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者尚書泰誓云戊午王次于河朔又牧誓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是自戊午至甲子七日也劉炫云杜旣取國語之文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何為又云自午及子凡七日乎衡案劉詭是也合宿於房五度律歷志在房五度此文其日即律歷志是夕謂戊午日寫手以日月連用誤為合宿遂改在為合宿於耳八風八方之風釋文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南曰廣莫風涼風西方曰闓闔風景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條風又名融風景風一名凱風衡案一氣至九歌皆所以作樂八風則樂所行非所以作樂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之大用而此獨不言之鍾儀操南音范宣子曰樂操土風是古人謂音為風竊謂此八風謂八音不言八音者與上七音相避耳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

九功釋文六府水火金木土以相成也言此九者

合然後相成爲和樂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

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也正義周

凡十事皆兩事相對其義相反乃言樂聲如此相反以成音曲猶羹之水火相反人之和而不同也

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

詩豳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今據不然君

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

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

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

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

居此地爽鳩氏少暉氏之司寇也季荊因之季荊

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

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

者衡案蒲姑氏即薄姑氏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

之樂非君所願也齊侯甘於所樂志於不死晏子

稱古以節其情願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

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

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

狎輕也釋文懦乃亂乃臥二反一音儒衡案乃亂反字當作悞古書悞多譌作懦此悞弱連

用當以作悞者爲正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治疾數月而卒

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

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王引之云：劫人而取其財，不得謂之取人，取讀

為聚，人即盜也，謂羣盜皆聚於澤中，非謂劫人於澤中也。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藝文類從治

政部上，白帖九十一，大平御覽治道部三引此，並作聚人於萑苻之澤，蓋從服虔本也。韓子內儲說

篇，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萑澤，將遂以為鄭。鄭

禍，處於萑澤，即所謂聚人於萑苻之澤也。大叔

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

盜，盡殺之，盜少止。釋文：盡之本，或作盡殺之，殺行

之內盜，知孔本亦作盡。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

之，無殺字，與陸本同。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

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詩大

雅，汙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

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阮元云：汙其也，諸本

雅釋詁：斃汙也，疏引並作期，衡案：作期是也，此脫其偏旁耳。毋從詭隨，詭人隨

人，無正心，不可從。釋文：從子用反。以謹無良，謹勅慎也。式

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

曾也。言為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

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柔安也。邇近

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陸祭云：詩

順習也，衡案：能順適也，詳見于前。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詩殷

頌言湯政得中和、競強也、絀急也、陸繁云、朱傳以絀為緩、是也、不

競不絀、猶曰不耆、不懦爾、義與下不剛、不柔相比、衡案、絀無緩義、朱陸以今文律古文、欲使絀字與

競義相反、而與下不剛、不柔相比、故以布政優優、意訓緩耳、不可從、杜訓急、即毛義也、

百祿是道、優優和也、道聚也、和之至也、及子產卒、

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

之遺風、王念孫云、愛即仁也、謂子產之仁、愛有古人之遺風、非謂其見愛於人也、以子產為

古之遺仁、猶以叔向為古之遺直耳、衡案、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孟子謂子產惠而不知為政、賈逵

訓愛為惠、是也、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

來聘、晉頃公即位、通嗣君、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

于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曰叛、南里

宋城內里名、衡案、入逆辭、內不受而強入之、與諸侯

傳例曰、不地曰入、以惡曰復、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

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伯張、冬、蔡侯朱出奔

楚、朱為大子則失位、遂微弱、為國人所逐、故以自出

為文、衡案、凡諸侯去國、皆以自出為文、說詳于前、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

辭公、故還、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鐘

名、律中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泠樂官、

州鳩其名也、夫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

左傳卷二十一

二十四

之輿也樂因音而行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以發

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器以鍾之

鍾聚也以器聚音而應之故云器以鍾之鍾本或

作鐘輿以行之樂須音而行小者不窳窳細不滿

大者不擲擲橫大不入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嘉

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億安

也窳則不咸不充滿人心衡案咸皆也引伸訓編

也莊子知北游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周徧則滿矣故杜云不充滿人心擲則不

容心不堪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擲矣王心

弗堪其能久乎為明年天王崩傳三月葬蔡平公

蔡大子朱失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大

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

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

民之攸暨詩大雅暨息也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

身將從之為蔡侯朱出奔傳夏晉士鞅來聘叔孫

為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為國政季孫欲惡諸晉憎

叔孫在己上位欲使得罪於晉使有司以齊鮑國

歸費之禮為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

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為鮑國七牢正義劉炫云案

待之饗餼五牢則臣之牢禮不依士鞅怒正義七

命數鮑國禮當五牢加二牢耳

厚矣而鞅怒者但陳設為鞅鞅必不怒其時魯人報云鮑國之禮鞅遂怒其輕己曰鮑國

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

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言魯不能

以禮事大國且為哀七年吳徵百牢起宋華費遂

生華緇華多僚華登緇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公

御士釋文緇救俱反衡案御士侍御之士謂近臣與緇相惡乃譖諸公

曰緇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亟言之正義服虔云亟疾也疾言

之欲使信則服虔讀為亟也或當為亟亟數也數言之衡案亟有二訓音從訓而變其訓急疾者訖

力反訓數者去吏反本是一字正義云服虔讀為亟也或當為亟則傳文本不作亟竊謂舊本蓋作

極而服訓疾故孔云服讀為亟也孔欲改為亟以訓數故云或當為亟極亟通孔義可從今本作亟

者後人依正義改之耳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

費遂為大司馬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

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言若愛大司馬

則當亡走失國衡案言亡人將弑君若愛司馬而

將見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

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

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馬使逐緇司馬歎曰必多

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

若何乃與公謀逐華緇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

之酒厚酬之酬酒幣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

公賜張句尤之、張句華貙臣、尤怪賜之厚、曰必有

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劔而訊之、子皮華貙訊問也、

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以遣之、衡案并告司馬必

句欲殺多僚也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

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

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

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白任、鄭翩殺多僚、任

翩亦貙家臣、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

樂大心、豐愆、華恠、禦諸橫、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

釋文、睢音雖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南門、

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鄘故

城也、桑林城門名、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

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物事也、惠士奇云、

星辰謂之六物、是何物也、謂六物之占當何屬也、

衡案、物猶占也、周禮地官井人、若以時取之、則物

其地、圖而授之、注、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是也、

凡相地、肥瘠、物美惡、皆曰物、故引伸訓占耳、對

曰、二至二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日有

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

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衡案、二

同行黃道、其行相並、二至日月各行南北道之極、

其相過、與龍頭龍尾逼近、月之掩日、乃其常、非餘

月之比、故不為災也、由此觀之、日食之理、古人明

見之、而其不言月掩日、而言日有食之者、就眾人

所能見而言之，以戒為人君者，其深知遠謀，非後世所能及也。其他月則為災，陽

不克也，故常為水。陰侵陽，是陽不勝陰，於是叔輒

哭日食，意在於憂災。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

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

奔吳，齊烏枝鳴戌宋，烏枝鳴齊大夫。廚人濮曰：濮

宋廚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

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

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

鴻口。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獲其二帥公子苦

雒偃州負，二帥吳大夫。釋文：雒，古舍反。衡案：雒本或作雒，今從足利本。石經

宋本華登帥其餘，吳餘師，以敗宋師。公欲出，出奔

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使死難，而不能送

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戰，決勝負。正義：服虔以君

下屬，杜注不明，亦似上屬。衡案：言己小人無能為，但可藉此難以死國事，而不能送亡君也。君字上

屬為是，請待之者，言君請待己再戰死事而後出國也。乃徇曰：揚徽者，公徒

也。徽，識也。釋文：徽說文作微，馬宗璉云：說文，微，識也。以絳帛著於背，从巾，微省聲。張衡東

京賦：戎士介而揚揮，薛綜注云：揮為肩，上絳幟，如燕尾。墨子：旗幟篇曰：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

城下吏卒置之肩，左軍於左肩，中軍置之匈，此陽門城下之吏卒，故以絳幟置於肩。衡案：揚者手執

而揚之，使人易認。眾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

皆揚徽。睢陽正東門名揚門，下而巡之，曰：國亡君

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北敗走、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僕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姓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僕、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為軍、不皆小忿、衡案、皆、說文、苛也、玉篇、口、毀也、言不苛責小忿、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

忌、齊大夫、衛公子朝、前年出奔晉、今還衛、救宋、丙

戌、與華氏戰于赭丘、赭丘宋地、鄭翩願為鶴、其御

願為鶩、鄭翩、華氏黨、鶴、鶩皆陳名、惠棟云、陸佃引舊說、江淮謂羣

鶴旋飛為鶴、井則鶴善旋飛、盤薄霄漢、與鶩之成列正異、故古之陳法、或願為鶴也、子祿御

公子城、莊莖為右、子祿向宜、于擘御、呂封人華豹

張句為右、呂封人華豹、華氏黨、相遇、城還、華豹曰、

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己、反還戰、將注、豹則關

矣、注傳、矢、關、引弓、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公

子城之父、豹射、出其間、出子城子祿之間、將注、則

又關矣、曰、不狎鄙、狎更也、抽矢、豹止不射、城射之、

殪，豹死，張句抽爰而下，爰長丈二，在車邊。衡案，爰在椅抽

下之而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車軫，又射

之死，句死，干鑿請一矢，求死，城曰：余言女於君，欲

活之，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當皆

死，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鑿又

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貍，曰：

吾為欒氏矣。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

三年。貍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廷，恐也。王引之云：廷之

本訓為往來之往，借以為懼之懼，惟恐也。釋文：匡作

之音，禮記：衆不匡懼。鄭注曰：匡猶恐也。釋文：匡作

惟，音匡，又邱往反，是也。廷訓為恐，則與惟同，故亦

音邱，枉反，若音求，枉反，則當訓為誑欺，不得訓為

恐矣。段氏說文注：謂人實廷，女之廷，為誑之假借，

是也。而謂子無我廷之廷，亦同，則非也。子無我廷，

乃惟之假借，言子母以是言恐懼我，今日之事，不

幸而後亡，幸猶不亡也。豈誑之假借哉？衡案：廷陸

榮亦訓誑，段說可從。廷本或作廷，非。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貍以車十

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送華登，食於

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楚遺越帥師，將逆

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

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

之矣，為明年華向出奔楚，傳蔡侯朱出奔楚，費無

極取貨於東國，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

叔父也，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

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

故封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衡案棄疾依陳蔡人以國之時平侯尚在

楚不與其盟則此盟不謂鄧盟也蓋楚子將封陳蔡有世世不敢叛之盟觀無極故封之言可見矣

彼傳以復國為禮故不載耳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子謂朱也靈

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

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蔡

無他心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叛晉屬鮮虞晉將伐

鮮虞故辭公將有軍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泄軍謀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

南里出奔楚言自南里別從國去大蒐于昌間無傳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叔鞅

叔弓子三月而葬亂故速王室亂承叔鞅言而書之

未知誰是故但曰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河南

鞏縣西南有黃亭辟子朝難出居皇王猛書名未即

位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郊鄆今河南

縣晉助猛故得還王都衡案晉師納之故雖王亦曰入冬十月王子

猛卒未即位故不言崩衡案上經皆書王猛不言子

踰年也此獨書王子猛又書卒故傳釋之曰不成喪也

案上經書王猛居于皇在六月傳則在七月書王猛

入于王城在秋傳則在十月此經書十月傳則書十

一月與經各違月者此時王室大亂赴告失實經從赴告而書之以懲不敬傳據實書之以釋經王室亂杜以爲經誤疎矣杜注是也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此月有

庚戌又以長歷推按前後當爲癸卯朔書癸酉誤衡案

古文酉作卯卯作卯字形極肖隸定之時不能詳考卯譌爲酉耳杜注是也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

啓齊大夫北郭佐之後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牧

之莒大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

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莒地齊侯伐莒怒敗

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泣盟竈齊大夫莒子如齊

泣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城門也衡案不盟于城中辱之也

莒於是乎大惡其君爲明年莒子來奔傳衡案妄戰以辱

國故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

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無寧寧也言華氏爲宋宗

廟之羞恥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

於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悅也以爲君憂

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

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

衷以殄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

以義距之正義亢高也無高貴不善之事以勸亂人爲惡也衡案亢蔽也昭元年傳子大

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

亢族亢不衷謂助華向

因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
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為宋
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
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貜華登皇奄傷省臧士
平出奔楚華貜已下五子不書非卿宋公使公孫
忌為大司馬代華費遂邊邛為大司徒邛平公曾
孫代華定樂祁為司城祁子罕孫樂祁犂仲幾為
左師幾仲江孫代向寧樂大心為右師代華亥樂
輓為大司寇輓子罕孫以靖國人終梓慎之言三
年而後弭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

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孟

即起也王語賓孟欲立子朝為天子陸榮云說讀為悅林堯叟

云王與賓孟皆喜子朝也依杜解則說音如字非是劉獻公之庶子伯蚩事

單穆公獻公劉摯伯蚩劉狄穆公單旗惡賓孟之

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

子朝有欲立之言故劉蚩惡之賓孟適郊見雄雞

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為犧牲

奉宗廟故自殘毀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

乎人異於是雞犧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

寵飾則當貴盛故言異於雞犧者實用人人犧實

難已犧何害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

招禍難使犧在己則無患害己喻子朝欲使王早

寵異之衡案用如用節子于次睢之社之用謂殺

君也言雞為犧貴重極矣然卒將見殺故畏憚之

人則異於雞為犧者實用人若他人為犧將殺己

免禍實難己為犧則無所害也欲使王早王弗應

十五年天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

定賓孟感雞盛稱子朝王心許之故不應夏四月

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北山維北

芒也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王

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四月十九日河南鞏縣

西有榮錡澗戊辰劉子摯卒二十二日無子單子

立劉蚩蚩事單子故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猛遂攻

賓起殺之黨子朝故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猛次

正故單劉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晉之

取鼓也在十五年既獻而反鼓子焉獻於廟又叛

於鮮虞叛晉屬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略行也東

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衡案略猶徇也徇

鮮虞所取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

昔陽故肥子所都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為鞮歸使

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佗晉大夫丁巳葬景王王

左傳卷二十一
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
亂百工百官也靈王景王之子孫帥郊要餞之甲
三邑周地以逐劉子逐伯禽壬戌劉子奔揚揚周
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子猛也王子還
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也不欲使單子
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出奔王子還
與召莊公謀莊公召伯與子朝黨也曰不殺單旗
不捷旗單子也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
從之從還謀也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頃子樊
齊單劉黨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奉王及領大

盟而復領周地欲重盟令單子劉子復歸殺摯荒
以說委罪於荒劉子如劉歸其采邑單子亡乙丑
奔于平時平時周地知王子還欲背盟故亡走羣
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駸延定稠八子靈景
之族因戰而殺之子朝奔京其黨死故丙寅伐之
單子伐京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故
得入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
甘鞏二公周卿士皆為子朝所敗叔鞅至自京師
葬景王還言王室之亂也經所以書閔馬父曰子
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閔馬父閔子馬魯

大夫天所廢謂羣喪職秩者單子欲告急於晉秋
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出次以
示急戊寅七月三日經書六月誤劉子如劉單子
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王子處子猛黨守王城距子
朝盟百工于平宮平宮平王廟辛卯鄆於伐皇鄆
於子朝黨大敗獲鄆於壬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鄆
於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
司徒前城子朝所得邑百工叛司徒醜敗故己巳
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為單氏所敗庚午
反伐之單氏反伐百工辛未伐東圍百工所在維

陽東南有圍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
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也五
州為鄉及焦瑕温原之師焦瑕温原晉四邑以納
王于王城丁巳在十月經書秋誤齊召南云左氏
為先後十五年荀躒如周籍談為介王稱躒為伯
氏談為叔氏是籍談為大夫也此傳及後十二月
皆叙籍談於荀躒之上豈談此時既為卿乎晉之
六卿皆在又不見有為卿之文何也衛案傳叙談
於躒上談時為卿可知矣十五年二人聘於周王
問躒以晉無鎮撫王室躒揖談以答則其才或遜
焉豈此役晉使談總庚申單子劉蚩以王師敗績
于郊為子朝之黨所敗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前城
子朝衆社周地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乙酉在十

一月、經書十月誤、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不成

喪也、釋所以不稱王崩、衡案、猛即位矣、而未踰年、故變文書王猛、此亦當書

王猛崩、以其不成喪、貶書王子猛、卒、以徵臣子不敬也、餘詳於經、己丑、敬王即位、

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匄、館于子旅氏、子旅周大

夫、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司馬烏、

帥師軍于陰、籍談所軍、于侯氏、荀躒所軍、于谿泉、

賈辛所軍、鞏縣西南有明谿泉、次于社、司馬督所

次、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王師分在三邑、雒

陽西南有大解、小解、釋文、汜音凡、閏月、晉箕遺、樂徵、右

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雒、軍其

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

朝所在、顧炎武云、唐石經、此下有子朝奔郊四字、

石經增入、非杜本也、案下傳云、二師圍郊、郊、鄆、潰、

杜氏云、二邑皆子朝所得、是杜本無奔郊之文、陳

樹華云、四字書法與宣公卷相似、疑朱梁時人所

為、顧炎武說欠詳、審、惠棟指為是、氏據蜀石經增

入、亦非、子朝、如果、在郊、則二師圍郊、郊、鄆、潰、

當奔別邑、經傳何以無明文、邪、且二十三、年、王子

朝、入于尹、杜氏云、自京入尹、氏之邑、正義曰、知自

京、入尹、者、以前、年、子朝、在京、王師、雖毀其西南、不

言、克、京、又、今、年、二、師、圍、郊、不、言、子、朝、在、郊、故、云、自

京、入、尹、劉、炫、以、為、前、年、王、師、已、克、京、于、朝、從、京、入

郊、奔、潰、不、知、子、朝、所、在、而、規、杜、非、也、由、此、推、之、子

朝、奔、郊、潰、不、知、子、朝、所、在、而、規、杜、非、也、由、此、推、之、子

引、楚、字、衍、文、次、年、晉、人、圍、郊、正、義、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謝取邾師、癸

巳、

巳、

巳、

巳、

巳、

巳、

丑叔鞅卒，無傳。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稱行人，譏晉執使人。晉人圍郊，討子朝也。郊，周邑，圍郊在叔鞅卒前。經書後從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秋七月，昔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胡子髡，沈子逞滅國，雖存，君死曰滅。獲陳夏鬻，大夫死生通曰獲。夏鬻，徵舒玄孫。天王居于狄泉，敬王辟子朝也。狄泉，今雒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衡案：上經云：天

此書尹氏立王子朝，屬辭比事，其意自明，故傳不復釋之。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二師，王師、晉師也。王師不書，不以告。癸卯，郊鄩潰。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鄩中，郊鄩二邑，皆子朝所得。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平陰，今河陰縣。王使告間，子朝敗，故庚戌還。晉師還，邾人城翼。翼，邾邑。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姑，則道徑魯之武城。公孫鉏曰：魯將御我。鉏，邾大夫。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徐鉏，丘弱。

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
謂此山道下濕遂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
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
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取邾師不書非
公命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婍如晉晉人執
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言使人也嫌外內
異故重發傳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
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
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邾又夷也邾雜有東夷
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大夫爲叔

孫之介副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
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執
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彌牟
謂韓宣子彌牟士景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
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
焉歸時邾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
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
主聽邾衆取叔孫是爲諸侯皆得輒相執乃弗與
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士伯聽其辭而愬
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愬而執之

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別都謂箕也叔孫旦而立期焉立待命也從旦至旦為期阮元云古者年之皆曰期而日之幣僅見此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別囚之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為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偽若不解其意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免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吏人

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愛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葺補治也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子朝者訾在河南鞏縣西南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氏之邑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尹圉尹文公也劉佗劉蚩族敬王黨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單子敗故己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二子周卿士子朝黨奭召莊公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

如劉辟子朝出居劉子邑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

次于左巷近東城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鄆

羅周大夫鄆肸之子尹辛敗劉師于唐尹辛尹氏

族唐周地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闡西闡

周地丙寅攻蒯蒯潰河南縣西南蒯鄉是也於是

敬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衡案事具於經文而其義既明故傳不復言之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

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庚輿

將出聞烏存執父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父長丈

二而無刃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牧之亦莒大夫烏

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

郊公郊公著丘公之子十四年奔齊吳人伐州來

楚遠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戎故遠越攝其事及諸

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

燿子瑕即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

燿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吳公子光

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

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

也軍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性無常衡案諸本

從宋本淳熙本小字宋本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

楚令尹死其師燿帥賤多寵政令不壹帥賤遠越
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壹於越衡案多寵七
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帥賤而
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
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
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整以誘
之後者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
雞父七月二十九日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吳
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
不整衡案聚囚徒為一隊使以三國爭之吳為三

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從吳王光帥右掩餘帥左
掩餘吳王壽夢子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
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
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噪而從之三國
奔三國許蔡頓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
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
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不言戰
楚未陳也嫌與陳例相涉故重發之八月丁酉南
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
地亦震也為屋所壓而死衡案襄弘云周之亡也

臣亦震則此震謂地震杜注是也陸祭以為雷震失之

葛弘謂劉文公曰君

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文公劉蚩也先君謂蚩

之父獻公也獻公亦欲立子猛未及而卒周之亡

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雒水也地動

川岸崩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子朝在王

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

東故曰東王楚大子建之母在郟郟郟陽也平王

娶秦女廢大子建故母歸其家召吳人而啓之冬

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郟諸樊吳王僚之太子

釋文案吳子過號諸樊王僚是過之弟子先儒又以為過弟何容僚子乃取過號為名恐傳寫誤耳

正義吳子諸樊乃吳王僚之伯父也僚子又名諸

樊乃與伯祖同名吳人雖是東夷理亦不應然也

此久遠之書字又經篆隸或誤耳陸祭云史記吳

世家書此事以為公子光是也衛案諸樊是號非

名吳又夷也未能同諸夏之禮且晉趙氏稱孟者

數人未聞有非之者何獨疑諸樊哉傳云大子史

云公子傳云諸樊史云光雖字經篆隸不當謬誤

至此史記所載別是一說凡史與傳異者皆傳是

而史非陸反據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

史以改傳妄甚

遠越追之不及將死眾曰請遂伐吳以徼之徼要

其勝負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此年秋敗於

雞父設往復敗為再敗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

也乃縊於遠澨遠澨楚地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

有疾而復此年春晉為邾人執叔孫故公如晉謝

之楚囊瓦為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句
 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脩
 以自固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
 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
 政卑損諸侯守在四隣隣國為之守諸侯卑守在
 四竟裁自完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隣之國為
 援助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
 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
 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
 四竟昔梁伯溝其公官而民潰在僖十八年民棄

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
 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
 伍相為候望信其隣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
 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也耆強也完其守
 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述治其
 德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敖蚡冑至于武文四君皆
 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未滿
 一圻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
 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為定

四年吳入楚傳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矍卒無傳孟僖

子也姞至自晉喜得赦歸故書至也衡案書至亦告廟也十四年經意如

至自晉書法全與此同彼傳云尊晉罪己也尊晉謂去族罪己謂書至此經書至亦是罪己而傳獨言尊

晉者蒙彼傳省文餘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

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

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冬吳滅巢楚邑也書滅用大

師葬杞平公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

桓公見王子朝簡公召莊公之子召伯盈也嚚南

宮極之子桓公甘平公之子劉子謂萇弘曰甘氏

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度謀也言唯同心同

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正義劉炫云案

則秉義者強衡案劉說是也而未盡焉言德同則

當揆度義優劣以知勝敗今度之義東王先王母

弟而子朝庶子足於義既優矣若又務德必

能勝之無人不足患也故下引大誓以證之大誓

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言紂象億兆兼有四

夷不能同德終敗亡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武王

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今大誓無此語衡

諸本亂下有臣字今從石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

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鄆緱氏西南有鄆

聚言子朝稍強，晉士彌牟送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蹏待于門內，蹏叔孫家臣。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疑士伯來殺己，故謀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久執子以謝邾，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媾至自晉，尊晉也。貶媾族，所以尊晉，媾行人，故不言罪己。衡案：晉執行人非禮也，然其所以致執，則在取莒師，故告廟以己罪，經所以書至也。傳不言罪己者，蒙十四年傳省文。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故。蒞臨也。就問子朝敬王，知誰曲直。士伯立于乾祭而

問於介衆，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釋文：乾音干。晉人乃

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夏五月乙未

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陰勝陽，故曰將水。昭子

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過

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猥出，故為旱。衡案：猥盛也。

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

也。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

邑。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

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

言，曰：『嫠不恤其緯。』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

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恐禍及己今王
 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
 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鉶之罄矣
 惟壘之恥詩小雅壘大器鉶小器常稟於壘者而
 所受罄盡則壘為無餘故恥之王室之不寧晉之
 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韓起乃徵會於
 諸侯期以明年為明年會黃父傳秋八月大雩旱
 也終如叔孫之言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
 寶珪于河禱河求福釋文于河本或作沈于河王
珪沈于河與用兩圭質于河文同一例用猶以也
故漢志作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若無沈字則文

不成甲戌津人得諸河上珪自出水陰不佞以温
 人南侵不佞敬王大夫晉以温兵助敬王南侵子
 朝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
 不佞獻王與之東訾喜得玉故與之邑鞏縣西南
 訾城是也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略行也行吳界
 將侵之衡案略猶徇也不專戰伐徇沈尹戌曰此
 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
召也吳踵楚躡楚踵跡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
 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泖泖水曲越公子倉
 歸王乘舟歸遺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

夫王及圍陽而還，圍陽楚地。正義：王歸行及圍陽，倉與壽夢而還歸於

也。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

離不書，告敗略。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

壹動而亡二姓之帥，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幾

如是而不及郢。衡案：此亦倒裝，言如是而不及郢者能幾許，言必及郢也。詩曰：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衡案：厲危也，猶言禍階所由而升堂，以喻禍亂所由而進，故曰厲階。其王之謂乎，為定

四年吳入郢傳。

四年吳入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婍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

人于黃父，有鸛鵒來巢。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

巢，非常，故書。正義：此鳥穴居，今驗猶然，考工記云：鸛鵒不在魯界，今來魯而不

穴，又巢居，故曰來巢。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季辛，下旬之辛也，言又重上事。九月，己亥，公孫于齊

次于陽州，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州齊

魯竟上邑，未敢直前，故次于竟。齊侯唁公于野井，濟

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遠勞，故

逆之，往至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婍卒，公不與小斂，

而書日者，公在外，非無恩。衡案：叔孫與季氏謀逆，公而季氏背之，明公在國必

臨小斂，故書日以獎之，獎叔孫所以深罪季氏也，詳味傳文，其意自明。十有一月，己亥，

宋公佐卒于曲棘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未同盟而赴以名惠棟云圍稱陳留志曰外黃於春秋為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鄆以居公也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也卑賤謂其才德薄昭子告其人曰

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人亦賤己衡案大夫身之類也而卑

也宗身之本也而賤之是自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

禮必亡為定十年樂大心出奔傳宋公享昭子賦

新宮逸詩正義燕禮記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玄云新宮小雅逸篇也其詩既逸知是

小雅篇者管即笙也以燕禮及鄉飲酒昭子賦車升歌笙歌同用小雅知新宮必是小雅

轉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

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正義燕禮云司宮筵賓於戶西

東上小臣設公席於俎階上西鄉是禮坐公西鄉賓南鄉也語相泣也樂祁佐助宴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而樂哀可哀而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為此冬

叔孫宋公卒傳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平子庶
 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生宋元夫人宋元夫
 人平子之外姊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
 逆之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強橫公若從從昭
 子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宋元夫人曹氏告
 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
 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
 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
 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詩大雅言無人
 則憂患至衡案得其所欲曰逞詩人謂魯君失民
賢者此則謂民亦斷章取義

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為下公孫
 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簡子趙鞅輸王粟具戍人
 曰明年將納王納王於王城子大叔見趙簡子簡
 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
 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
 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
衡案言禮者所以經緯天地而制其宜也即所謂
謂裁成輔相是也此提其綱六氣以下分釋之民
 之行也行者人所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
 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

之性也、衡案此二句言所以裁成輔相之道、天之明言其明示人者、日月星辰、六氣五行、以

至四時震曜、皆是也、地之性、五味六采、高下、剛柔之屬、皆是也、曰則曰因者、象以制道也、生其

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

為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

也、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

味聲色、過則傷性、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

性、衡案此以下論所以經緯天地、而制其宜之實、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

五牲、麋鹿麀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

陸祭云、六畜五牲三犧、總此物、隨所用而異其號也、王引之云、五牲、牛羊豕犬雞也、三犧、牛羊豕

也、大戴禮曾子天圓、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

祭、牲牛曰大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

豕曰饋食、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割列四瘞、是

有五牲、盧辨注曰、五牲、牛羊豕犬雞也、語志篇夫

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

月令、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土、食稷與牛、

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所謂五牲、五穀也、三犧

即三牲、牲之為大牢、少牢者也、養之、則曰畜、用之、

則曰牲、色純則曰犧、以牢禮言之、則有三、合雞犬

計之、則為五、合馬計之、則為六、其實一也、猶下文

之五章、五色、合玄計之、則為六采、五聲、合變宮變

徵計之、為七音耳、衡案、句首言為者、皆謂聖人制

禮、以經緯天地之事、通此義、則六畜、五牲、三犧之

實、同而名異、可知矣、陸王得之、又案、大戴禮、牲牛

曰大牢、牲羊曰少牢、皆舉重以包輕、故下文云、牲

特豕、豕言特、則牛羊不特可知矣、王自注云、牛下

脫羊豕二字、羊、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

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

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己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

文也。正義鄭於周禮司服之法具引尚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繡以爲繡又云鷩畫以雉謂華蟲也雉畫以虎雖謂宗彝也考工記畫繪之事火以圓鄭衆云爲圓形似火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也孔安國云黼若斧形謂刃白而身黑故若斧也衡案九文鄭以華蟲爲一而加宗彝是也六采畫繪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女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正義考工記云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女與黃相

次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

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正義謂之曰以上皆考工記文也爲九

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解見二十年衡案五味五色

五聲皆天地所生聖人裁成輔相成其美以去其害故曰奉爲君臣上下以則

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衡案此以下論聖人則倣天明地性

制禮以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

治其物衡案上云則地義下云象天明則經二物謂治陰陽言夫治陽事婦治陰事爲

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

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

曰媾壻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陸祭云上注以天明爲日月星辰今

此亦言其親疎倫序比象於天文之行列爾何乃頓異其說乎衡案上文天之明與地之性對凡指

天之所以明示於人者言之故兼四時震曜之屬在中此天明與地義二物並言乃天之明中最昭明者杜以為衆星是也但此兼外親言之謂廣制親姻之禮耳杜以為一家之事失之為政

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

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衡案

行務者四時各有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

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戮以象

類之衡案其字指四時殺戮謂霜電之屬雷電霜電從四時而發故曰其為溫慈惠

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

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

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

不過節衡案天理不移易者曰則哀有哭泣樂有

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鬥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

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

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

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

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

成者正義言禮之於天地猶織之有經緯得經緯

相錯乃成文如天地得禮始成就衡案言天

地之有待於禮猶布帛之有待於經緯有經緯而

後成其為布帛有禮而後成其為天地謂裁成輔

之相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

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弼其

性、衡案、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故或曲或直、唯禮之從、謂之成人、簡子曰、鞅也、請

終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免於晉陽之難、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二王後為賓

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踐土在僖

二十八年、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

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

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右師樂大心、

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之而欲背

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此者、為定

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

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師己魯大夫

釋文、己音紀、衡案、己諸本作己、石經此處殘闕、釋

文音紀、則當作己、今據以訂正、師己蓋樂師、文成

謂魯文公成、非、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言鸛鵒來

則公出辱也、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饋遺

也、鸛鵒跕跕、公在乾侯、跕跕跳行貌、衡案、羽謂伏

能跳行、徵褰與襦、褰袴、鸛鵒之巢、遠哉遙遙、裋父

喪勞、宋父以驕、裋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

代立、故以驕、衡案、裋本或作裋、今從鸛鵒、鸛鵒往

足利本、石經、宋本、岳本、歌來哭、昭公生出、歌、死還、哭、童謠有是、今鸛鵒來

巢、其將及乎、將及禍也、秋、書再雩、旱甚也、初、季公

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

庶叔父、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

夜姑相其室、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治也、釋文

夜本或作射、音夜、又音亦、衡案相助也、及季妣與

饗人檀通、季妣公鳥妻、鮑文子女、饗人食官、而懼

乃使其妾扶己、以示秦遄之妻、秦遄魯大夫妻、公

鳥妹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

於公甫、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要劫我

以非禮、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公

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

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

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欲迎

受殺生之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邱

之雞鬪、季平子、邱昭伯、二家相近、故雞鬪、釋文、邱音后

季氏介其雞、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

為介雞、正義、鄭眾云、介甲也、為雞著甲、以邱氏為

披甲、故讀介為芥、既而覺與金距不相應、故又出

或說、膠沙者、蓋和沙於膠、播之雞胷、使羽毛凝結

難傷也、然亦甚費解、不若訓甲之直捷也、雞之相

鬪、專距敵胷、蓋裁薄銅、披之雞胷、謂之介雞耳、

邱氏為之金距、正義、引之云、前後邱字、皆當為后、后

曰、魯之公族有后氏、檀弓后木、鄭注曰、后木魯孝

公子惠伯鞏之後、正義曰、世本、孝公生惠伯鞏、其

後為厚氏，世本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呂氏春秋察微篇，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高注曰：后氏，蓋惠伯革字厚，厚與后通，惠伯革之孫，以曰后氏。蓋惠伯革字厚，厚與后通，惠伯革之孫，以王父字為氏，故其後為后氏，或書其本字，或書其借字，皆是也。若郈則叔孫氏之邑，而非惠伯革之字，不得為昭伯所受之氏。惠棟云：服虔曰：金距以金錯距，呂覽注云：以利鐵為假距，沓其距上，沓即錯也。又淮南子注：平子怒，怒其不下己，益宮於郈云。金距施芒于距。平子怒，怒其不下己，益宮於郈氏，侵郈氏室以自益，且讓之，讓責也，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昭伯臧為子，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禘祭也，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傅遜云：四人為列，尚不成樂，況二人乎，人當作八，傳文誤。

也。惠棟云：吳仁傑曰：淮南書：禱於襄廟，舞者二人，衡案：此為大夫遂，怨平子之起，所主在不成樂，況有淮南子可證，作二人是也。傳云將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蓋襄公別立廟，陸祭云：周衰禮廢，諸侯典祀，蓋有獨豐于昵者，如閔二年，禘于莊公，趙匡曰：不及于祖也。今此禘于襄公亦然，杜皆云：別立廟，誤矣。衡案：不能庸，猶言廢之，眾工萬於季氏，而公廟萬者只二人，是與廢其廟同，故云不能庸也。上句云：其眾萬於季氏，下句云：大夫遂，怨季氏，皆譏季氏，則臧孫之意，亦譏季氏。蔑先君矣，杜陸以為為謗昭公，是傳挿此句，以隔闕上下，為不詞甚，必不然矣。祭不及于祖，以上者，淮南子以為為禘，是也。若是恒祭，季氏雖不臣，亦必助之，不得獨萬於家，且恒祭而萬者二人，經亦當書以貶季氏，而今皆不然，故知其為私禘也。傳言禘者，以籩豆鼎俎之屬，用禘法耳。禘于莊公者，因禘祭始合祭，莊公於廟也，故經云吉禘于莊公，吉云者，言未宜禘也，與此自別，說詳于閔二年。

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為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救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
謂僚祖為小人，衡案，小人以位言，僚祖侍人，故謂之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逐，告邠孫，邠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羈，莊公之玄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名，不可為也。」
正義

不勝則推君為惡，不可從也，衡案，克成也，言事若不成，君獨受討季氏之名，國家之事，不復可為也。
 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
事字句，言舍民數世，以求成事，其事之成，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去，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官以自明。」叔孫昭子如闕，闕魯邑，公居於長府，官府名。
衡案，鄭玄論語注，長府藏名，藏財貨曰府，蓋公室貧，昭公欲據其財，而其地又峻，可以守禦，故移居之，其後季氏懲昭公據之，改造長府，蓋夷其峻也，故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也。」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

察罪弗許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

大沂水出益縣南至下邳入泗請囚于費弗許請

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

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窮困為之徒者眾矣日入

慝作弗可知也慝姦惡也日冥姦人將起叛君助

季氏不可知眾怒不可蓄也季氏眾釋文蓄救六反本亦作畜

衡案眾謂將助季氏者蓄止也蓄而弗治將蕙蕙積也蕙蓄民將

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求叛君者陸祭云同求所

謂同惡相求衡案同求與季氏同所求者暗指叔孫孟孫三家所求富與權而已求之不已故卒至

季氏非始求叛也合與君必悔之弗聽季氏合也合則叛矣郈孫曰必殺

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

司馬驂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莫對眾疑所助又

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

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驂戾曰然則救諸帥

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圍也公徒釋甲執冰

而踞言無戰心也冰積丸蓋或云積丸是箭筈其

蓋可以取飲正義方言曰弓藏謂之鞬或謂之積丸如彼文則積丸是盛弓者也此或

說積丸是箭筈其蓋可以取飲詩云抑釋抑忌抑

密弓忌密藏弓則棚藏矢也毛傳云棚所以覆矢

棚與冰字雖異音義同是一器也遂逐之逐公徒孟氏使登西北

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不出，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性如季平子名。」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辭先君，且謀所奔。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齊侯自咎，本不敕有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共，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咎以謝公。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

物也，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

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

給公。正義：禮有里社，故郊特牲稱唯爲社事，單出里，以二十五家爲里，故知二十五家爲社也。

以待君命，待君伐季氏之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

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

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

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正義：言從君之人，將棄君去矣。

衡案：立立朝也。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

從者，將盟，載書曰：「勦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

無，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衡案：勦本或作戮，非也。今從足利本。

石經宋本 繾繾從公無通外內繾繾不離散以公命

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

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從者陷君留

者逐君皆有罪也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去君偽

負罪出奔不必繾繾從公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

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

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何必守公陸

云謂何必守盟誓之言也衡案何守焉覆去君昭

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衡案稽顙喪拜也季

拜以請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

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衡案至子

其為逐君之曹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

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

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

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歸安衆公徒將殺昭子伏

諸道伏兵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兵

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

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為平子所欺因祈而

自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魯大

夫欲與公俱輕歸正義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

馬之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文公子朝

漸也黨於鞏縣涉雒水也東訾敬王邑十一月宋元公

將為公故如晉請納公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己與

平公服而相之平公元公父旦召六卿衡案旦本

從足利本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父兄謂華

向以為二三子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

保首領以沒唯是楸柝所以藉幹者楸柝棺中冬

牀也幹骸骨也惠棟云說文引云楸柝部薦幹云楸

方木如篾與窓櫺相類以置棺底所以泄汗汁也

故杜云棺中冬牀冬與櫺通或從艸作冬非也說

文附作部蓋許所據本同部假借幹脅見儀禮注杜訓骸骨未知所據當以說文為正請無

及先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

降昵宴羣臣弗敢知昵近也降昵宴謂損親近聲

樂飲食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

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

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言君命必不行祇適也衡

祇本或作祇或作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為明

祇皆非今從石經年梁丘據語起本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以

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初臧昭伯如晉臧

會竊其寶龜偃句偃句龜所出地名以卜為信與

僭僭吉僭不信也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居

會請往代家老行昭伯問家故盡對故事也及內

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內子昭伯妻不對若有他

故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又不對衡

他事盡對唯內子與母弟則不對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

戮之逸奔邠邠魴假使為賈正焉邠在東平無鹽

縣東南魴假邠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賈若

市吏計於季氏送計簿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

楯伏諸桐汝之間桐汝里名會出逐之反奔執諸

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

氏老季臧有惡相怨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

立以為臧氏後會曰僕句不余欺也傳言卜筮之

驗善惡由人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茄人焉還復

茄人於州屈城丘皇遷訾人焉移訾人於丘皇使

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為巢卷繁郭也

卷城在南陽葉縣南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

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為明

年楚子居卒傳

